在下面黑色的

目錄

【第0階段】揭曉的秘密與沉默的姊妹 2
【第一階段】性取向被當眾讀出的羞辱以及痛苦的藉口 3
【第二階段】白郎的凝視與妹妹的肖像 5
【第三階段】氣氛陰冷，求婚突如其來。 6
【第四階段】拓展幻想與隱藏的慾望 7
【第五階段】一句讓你忘卻現實的甜蜜肯定 8
【第六階段】隱藏的工具與殘酷的誤會 9
【階段7】衝突的意圖與沉淪的意識 10
【第八階段】顛倒的惡夢 12
【第九階段】簡報觀察與殘酷現實 14
【第十階段】逆轉的不公與迫在眉睫的恐怖 16
[第11階段]閃爍的Kancho 17
【第十二階段】灌腸的餘音刻印在肛門上 20
[階段 13] 用剪刀剪開內褲，肛門露出來。 22
【第14階段】複方處方與直腸尖端 24
【第十五階段】懇求投降與冷酷無情的分離 26
[階段16] 甘油充盈的蹂躪與終章的鐘聲 28
[階段 17] 不只是第一次灌腸的快感。 31
【第18階段】直腸的迴響旋律和臨界點的萌動 32
【第十九階段】無限的二十分鐘和激動人心的真實感受 35
【第 20 階段】我的姊姊控制我的射精和排便。 37
【第21階段】差點發生意外和括約肌紊亂的循環 38
【第二十二階段】兩大挫折與玻璃邊緣的回歸 41
【階段23】第二次灌腸後達到高潮並射精 43
【階段24】雙重填充的臨界點和溢出的秘密液體 45
【第25階段】褐色大便破裂，並流出熱水 48
【第二十六階段】排便反射的生理機轉及糞便嵌塞的強烈氣味 50
【第27階段】擠出剩餘的糞便，並進行羞辱性訓誡 52
【第28階段】自發性排便和最終迴聲 53
【階段29】侵犯與肛門護理的迴響 56
【階段30】灌腸遊戲後的茶會和毫不動搖的勇氣 57

【第0階段】揭曉的秘密與沉默的姊妹

在學校結束了枯燥的課程後，白郎邁著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家。

我像往常一樣在門口脫掉鞋子，徑直走向我的房間。

我伸手去夠門把手，像往常一樣轉動了它。

門吱呀一聲開了。

那裡本該是一幕普通的場景。

然而，房間中央卻出現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幕。

「……海姆？」

我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那個名字。

坐在床邊的是海姆，她的雙胞胎妹妹。

她依然穿著校服，雙眼緊閉。

我既不生氣也不笑。

然而，他卻保持著一種詭異的沉默，彷彿陷入了沉思。

然後，白郎的目光被吸引到了她的腳上。

那裡堆積如山的，是那些“可疑的書籍和遊戲”，它們本應被小心地藏起來，以免被發現。

我感覺全身的血液都流走了。

你為什麼會在我的房間？

他的心臟開始像鼓點一樣跳動，但白郎拼命地想要壓制內心的躁動。

此時驚慌失措就等於徹底承認失敗。

「歡迎回來，白夢。」

海姆緩緩睜開了緊閉的雙眼。

那雙冰冷、毫無感情的眼睛直擊希羅姆的內心。

“我沒說‘我到家了’。請你不要未經允許就進入別人的房間好嗎？”

白夢開口說話，努力表現得冷靜有禮貌。

我的聲音幾乎顫抖，但我還是忍住了。

“是的……”

一個短促、毫無感情的聲音在房間裡迴盪。

她的目光從希羅姆移到腳邊堆放的那堆來路不明的書上。

“至少敲一下門是基本的禮貌，不是嗎？”

希羅姆拒絕向妹妹承認自己的錯誤行為，堅持指責妹妹擅闖民宅，並繼續追究此事。

我迫切地想要打破這種詭異的氣氛。

“唔...？”

那是一個帶有深意的點頭，彷彿在尋找著什麼。

我絕不會逼問他們答案。

然而，對白郎來說，這種僅僅陳述事實並等待對方反應的態度，比任何憤怒的叫喊都更可怕。

“你這是什麼表情？我告訴你，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未經允許請不要碰它們。”

白木繼續說道，似乎是為了進一步為自己辯護。

他們完全避而不談該書有爭議的內容，而是採取了一種策略，即僅僅聲稱他們的所有權和隱私權受到了侵犯。

“私事啊…”

海姆又簡短地低聲嘟囔了幾句，然後迅速將目光轉回希羅姆身上。

他的表情依舊沒有變化。

“沒錯。我的意思是，未經允許請不要碰它。你明白嗎？”

雖然語速有點快，但白郎在整個演講過程中始終保持著堅定的神態。

等待姐姐反應的時候，我感到背部一陣冷汗直冒。

“那可是相當多的……私人信息，不是嗎……”

海姆的嘴唇間吐出一個毫無感情的字。

她只是低頭看著那堆來路不明的書籍，神情十分冷漠。

“啊……！原來如此……！”

被這齣乎意料的措辭弄得不知所措，Shirom 最終啞口無言。

他拼命維持的鎮定面具眼看就要隨著一聲巨響而崩塌。

“收集和藏匿它們似乎是一項很繁重的工作……”

海姆絲毫沒有聽取希羅姆的解釋，只是陳述事實。

在寂靜的房間裡，只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緊張氣氛籠罩著一切。

【第一階段】性取向被當眾讀出的羞辱以及痛苦的藉口

海姆隨意地從書堆最上面拿起一本書。

我目不轉睛地盯著封面上的插圖，毫不猶豫地翻到了下一頁。

紙張沙沙作響的聲音詭異地震動著寂靜的房間。

「冰冷的金屬管抵在女孩毫無防備的肛門上。伴隨著一聲悶響，彷彿猛烈地推拉著粘膜，這根器械深深地刺入了她的肛門。”

海姆所描述的絕非男女關係的典型描述。

這是一篇非常小眾的文章，完全專注於灌腸和醫療遊戲。

她平淡的聲音，沒有任何情緒波動，更突顯了印刷文字的怪異之處。

「……隨著腸道被甘油填滿，那種沉重而壓迫感讓我痛苦地扭動著身體，我的括約肌最終達到了極限，放鬆了下來。伴隨著一聲可憐的咂嘴聲，我羞愧地在檢查台上排泄了糞便……”

海姆用低沉的聲音，毫不留情地朗讀著排便的生動描述，以及灌腸引起的胃部沉重、刺痛的感覺。

那簡直是人間煉獄：我親耳聽到我的雙胞胎妹妹告訴我我最隱密的性癖好，那是我最不想讓任何人知道的事。

“不，海姆，住手！別大聲讀出來！”

羞愧難當，白郎的臉瞬間漲得通紅，彷彿要燒起來一樣。

熱浪直衝耳尖，我忍不住雙手摀臉尖叫。

我的腦袋一片空白，任何邏輯思考都早已從我的腦海中消失殆盡。

「對、原來如此！嗯，你看，我將來想當醫生，這是我醫學學習的一部分，也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

希羅姆神智不清，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他胡言亂語地說出了一連串毫無意義且可悲的藉口。

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論點，任何人都能看出它只是強行從醫療角色扮演和灌腸的描述中提取出「醫生」一詞。

即便如此，我還是極力想避免承認自己的錯誤。

“是的……”

海姆砰的一聲合上了手中的書，終於停止了他無情的閱讀。

然後，她緩緩從床上起身，目不轉睛地盯著弟弟，弟弟的臉漲得通紅，明顯慌亂不已。

姐姐，雙胞胎姊妹。

由於他們的身高幾乎相同（海姆只比白郎高 1 厘米，這讓白郎很惱火），他們的目光總是互相穿過。

希羅姆再也無法忍受，他移開視線，繼續找藉口。

“這純粹是出於學術興趣。絕對沒有任何其他目的。你明白嗎？”

他的心臟跳得厲害，彷彿要爆炸一般，但白郎還是設法保持著禮貌的語氣，擠出幾個字繼續為自己辯護。

她本能地感到害怕，如果自己表現出哪怕一絲一毫的軟弱，她都不知道這個神祕的姊姊會對她做出什麼事。

“白郎想當醫生。嗯…？”

海姆微微歪著頭，用一種深邃而冰冷的目光盯著希羅姆，彷彿要看穿他的靈魂深處。

那短暫而有力的點頭表示同意，充滿了絕對的自信和威懾力，彷彿他能一眼看穿弟弟幼稚的謊言。

白夢無法阻止冷汗順著後背流下，他只能呆立在那裡，動彈不得。

【第二階段】白郎的凝視與妹妹的肖像

白夢拼命地努力平復呼吸，胸膛劇烈起伏，他怒視著站在他面前的雙胞胎妹妹海姆。

她們同年同月同日生，年齡相同，在同一個家庭長大，擁有相同的基因——她們真的是雙胞胎。

然而，白郎始終覺得那個人的內心世界與自己的截然不同，籠罩在一片深不可測的灰色之中。

海姆是個安靜的女孩，很少表露自己的情緒，為人低調。

在學校裡，她是美術社的成員，顯然，她經常在社團活動室昏暗的角落安靜地畫黑白單色畫。

她神秘莫測的氣質讓人難以捉摸她的想法，似乎對一些男孩很有吸引力，但對於了解她家庭狀況的白郎來說，這只不過是一種「詭異的沉默」。

在家裡，海姆非常擅長讓自己隱形，幾乎就像真的隱形了一樣，每天都會突然發現他站在你身後。

除此之外，他的直覺非常敏銳，如果白郎有什麼事瞞著他，他只需一個眼神，就能察覺到一切，而無需白郎開口說話。

希羅姆一直對海姆有著強烈的厭惡感和無法抗拒的恐懼。

如果她是那種仗著姊姊的身份對我大吼大叫的人，我或許還有回嘴和反駁的餘地。

但海姆的情況不同。

他們從不提高嗓門，只是靜靜地觀察，耐心等待對手自取滅亡，慢慢地在精神上將對手逼入絕境。

這就是為什麼白郎總是在她面前保持絕對理性和禮貌的態度，拼命裝出一副勇敢的樣子，試圖奪取哪怕一點點的控制權。

即使在這一刻，那道防線也即將瞬間崩潰，但白郎堅決不肯向他的妹妹認輸。

【第三階段】氣氛陰冷，求婚突如其來。

一時間，白夢陷入了沉思，被一種深沉而難以名狀的恐懼和對妹妹的厭惡所吞噬。但一陣輕微的紙張沙沙聲打破了房間的寂靜，猛然將他拉回了現實。

當我把目光轉回前方時，海姆正漫無目的地用指尖描摹著他剛剛合上的那本書的封面。

在她冷漠、漠不關心的表情背後，她銳利的目光顯然正偷窺著書封上那些淫穢的字眼。

顯然，即使是平常只畫單色畫的古怪姐姐，在弟弟房間裡發現的那些不尋常的物品也引起了她的一些好奇心。

「餵，白夢。」

“這……這是什麼？”

海姆仍然緊緊握著那本書，用低沉、毫無感情的聲音說話，幾乎像是在低語。

他的目光從書本上移開，緊緊盯著白郎的臉。

“你真的想嘗試這本書裡描述的方法嗎？”

這個突如其來、直白且完全無法理解的問題讓白郎的思緒徹底停滯了。

“……圖片？”

完全聽不懂海姆在說什麼，也不明白他話裡的真正意義，白郎脫口而出了一個愚蠢的問題。

我原本以為他會用合乎邏輯的論點徹底駁斥我之前那個幼稚可笑的藉口——「我將來想成為一名醫生」。

“所以我就想知道他是否真的願意嘗試像給女孩灌腸之類的事情。”

海姆沒有絲毫尷尬，平靜而隨意地，彷彿在詢問今晚的晚餐菜單，重複了那句令人難以置信的話，然後又問了一遍。

那一刻，白郎的心臟劇烈跳動，發出響亮的砰砰聲。

一股強烈的衝擊感襲來，彷彿他全身的血液突然都倒流了一樣，將他淹沒。

白木拼命想弄清楚坐在他對面的雙胞胎妹妹的意圖，她面無表情，心思難以捉摸。

她為什麼會一本正經地問出這麼尷尬的問題？

這是不是某種惡意設下的陷阱，目的是徹底擊垮我，摧毀我的自尊，並嘲笑我？

或許他們只是覺得我不尋常的性癖好很有趣，想把我當玩具玩弄。

希羅姆越想越覺得，自己越無法解讀海姆冷漠粗魯的眼神背後隱藏的真實情感，一股黏膩難受的汗水開始順著他的背滲了下來。

“你這是什麼意思……？這跟海姆沒有任何關係吧？”

白夢拼命控制住自己的聲音，保持一貫的禮貌語氣，出於一種防禦本能，他擠出幾個字再次問道。

這是我盡力抵抗的結果，我決心不再流露出我的真實感受，任由它們控制我。

“或許兩者之間存在某種聯繫。”

海姆微微歪著頭，面無表情地說，語氣既生硬又果斷。

“你想和我一起試試灌腸遊戲嗎？”

【第四階段】拓展幻想與隱藏的慾望

海姆口中所說出的話語無情地點燃了希羅姆心中一直暗藏的黑暗慾望的導火線。

我的心臟開始劇烈跳動，砰砰直跳，比我以前經歷過的任何一次都要快得多、熱得多。

他親手給女孩灌腸。

這是白郎內心深處一種扭曲的慾望，是他從孩提時代就一直夢想著的事情，即使世界天翻地覆，他也永遠無法向任何人傾訴。

事實上，我非常想把這個儀器放在一個真正女孩柔軟的臀部上，然後把藥液灌進她的肛門裡。

然而，這些瘋狂的幻想是無法真正實現的，所以白郎只是買了這些看似怪異的書籍，夜復一夜地沉溺於手淫，以此人為地滿足他永無止境的慾望，並設法在這個過程中保持了理智。

“……！”

真的可以滿足這個願望嗎？尤其是對她的雙胞胎妹妹海姆來說？

海姆面無表情地盯著他，彷彿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一樣問道：「你想和我玩灌腸遊戲嗎？」面對著海姆，希羅姆感覺自己彷彿被剝去了所有的衣服，就連靈魂的形狀都完全暴露了出來。

在他的腦海中，一個生動、多彩的幻想開始以驚人的速度膨脹。

如果我真的要給站在我面前的海姆灌腸，那該怎麼辦？

海姆向弟弟露出了光裸的屁股，還被灌了腸，他很可能會像本書中其他不幸的角色一樣，因強烈的排便慾望而痛苦地

扭動身體，並且別無選擇，只能違背自己的意願排出積聚的糞便。

純粹的幸福時刻，不允許任何抵抗，你只能放鬆括約肌。

親手給我的雙胞胎妹妹灌腸，讓她痛苦地從屁股流出糞便，這種感覺讓我感到無比墮落。我的妹妹總是那麼完美，那麼難以捉摸，而且似乎在精神上瞧不起我。

當白夢意識到他夢寐以求的盛宴如今擺在眼前時，一股強烈的喜悅感順著他的背脊傳來。

客觀來說，海姆是個漂亮女孩，走到哪裡都引人注目。

將灌腸噴嘴直接插入那個男人完美無瑕的臉上，這種行為本身的重量，以及他散發出的冷酷、神秘的氣息，都讓白郎感到頭暈目眩。

【第五階段】一句讓你忘卻現實的甜蜜肯定

白夢強忍住劇烈的心跳，用力吞了口唾沫，喉嚨乾澀難耐。

如果我在這裡被嚇倒，我以後再也無法直視我妹妹的眼睛了。

他堅持到了最後一刻，為了保持自己的優勢，他故意露出一個淡淡的、挑釁的微笑。

“海姆真的很想試試，所以我可以……給你灌腸……？”

這是孤注一擲的逞強之舉。

白郎的理智發出警報，告訴他要么會被人冷冷地打發走，聽到那句慣常的“你是不是個白痴？”，要么會被人更加嘲笑。

然而，他得到的回饋遠遠超出了Shirom的預期。

“嗯，我挺感興趣的，想試試。”

海姆的聲音出奇地清晰而堅定。

通常情況下，她會「嗯…？」地敷衍過去，但這次，她直視著白郎，明確地接受了他那扭曲的提議。

就在那一刻，白郎的大腦發生了劇烈的爆炸。

得到一個完全符合他自身利益、他一直想要的完美答案，這種震驚讓他大腦一片空白。

一股喜悅和興奮之情瞬間湧上心頭，我感覺全身的每個細胞都在因幸福而顫抖。

女孩親手為海姆完美漂亮的臀部灌腸，迫使他排便。

那件原本只存在於我想像中的事情，如今卻跨越了現實的界限，徑直滾進了我的眼前。

白夢感到一陣眩暈，眼前的景像似乎扭曲變形了。

這是現實嗎？

也許這只是我在課堂上打瞌睡時做的一個美夢。

海姆的身影靜靜地站在他面前，等待著他的話語，這景像如此超現實，以至於希羅姆開始懷疑自己的存在，但就像甜美

的水果一樣，這讓他瘋狂。

我希望這場夢永不結束，直到這場灌腸遊戲結束為止。

【第六階段】隱藏的工具與殘酷的誤會

“好的，那你去準備必要的工具吧。”

海姆緩緩從床上起身，低頭看著那堆來歷不明的書籍，用極其冰冷的聲音命令道。

“啊……？哦，是的，我明白了。請稍等片刻……！”

白郎的聲音幾乎要哽咽了，他顫抖著雙手，走向衣櫥。

那裡藏著一個很大的上鎖的箱子，通常都嚴格保密。

當然，他之前從未直接給一個真正的女孩的臀部灌腸過。

然而，懷著對那或許終有一天會到來的奇蹟時刻的憧憬，我已經購買了將我的幻想變為現實所需的一切工具。

“唔...”

海姆好奇地往裡面張望，只見希羅姆打開盒子，把裡面各種隱藏的寶物都拿出來放在地板上。

“嗯，這是我事先準備的，純粹是為了醫學學習目的……”

當白木提出一系列站不住腳的藉口時，他拿出的東西絕對不是你在藥局裡能找到的那種可愛又市面上能買到的無花果灌腸劑。

一瓶 500 毫升的商用級甘油溶液，以及一個設計容量為 200 毫升的大型笨重玻璃灌腸注射器。

此外，旨在完全吸收所有液體的成人尿布，以及將受害者強行固定在 M 形雙腿張開位置的可怕皮革束縛帶，也接連出現。

“你似乎真的很想成為一名醫生...”

海姆低頭看著那些過於專業的工具，目光冰冷而毫無感情地看著我。

然而，她薄唇的嘴角微微上揚，彷彿帶著一絲嘲諷的微笑。

“是的，所以我認為我可以有效率地處理這件事……！”

希羅姆絲毫沒有察覺到海姆表情的絲毫變化，他的心臟因興奮和期待而怦怦直跳，隨時都有可能爆炸。

我這輩子第一次有機會給一個女孩灌腸，而且還是給這個漂亮女孩的姊姊灌腸。

我將玻璃灌腸注射器的粗噴嘴插入海姆乾淨的肛門，並注入了大量的甘油溶液，導致他羞愧地漏出糞便。

光是想像那頹廢的場景就讓白郎怒火中燒，欣喜若狂。

然而，當時興奮不已的白夢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Shirom 和 Heim 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誤會，這種誤會簡直顛覆了天地。

早些時候，海姆確實說過：“你想和我一起試試灌腸遊戲嗎？”

主詞和述詞的可怕陷阱。

她提出的「我想嘗試一下」這句話的主題。

所以，這意味著…

【階段7】衝突的意圖與沉淪的意識

面對擺放在地板上那些奇特又極具吸引力的器材，兩人決定隔著桌子麵對面坐著，商定遊戲的具體細節。

在緊張的氣氛中，海姆從廚房裡泡好的美味茶水正從他們兩人的杯子裡冒出溫暖的熱氣。

妹妹的舉動如此體貼周到，與她平日的舉止截然不同，這讓白木非常感激，他一口接一口地喝著香茶，解渴。

那麼，你能解釋一下如何使用這個工具嗎？

海姆雙手捧著一個熱呼呼的杯子，低聲指著地板上的束縛帶。

他的目光依舊冷漠疏離，但似乎對未知事物懷有一種好奇心。

「是的，我很樂意解釋。這不是什麼廉價的、只會把人綁起來的裝置。”

多虧了那杯茶，白郎恢復了一些鎮定，開始用激動的語氣說話，彷彿在炫耀他一直隱藏在自己心中的扭曲知識。

為了讓女孩灌腸的夢想場景完美實現，自從開始收集這些物品以來，Shirom 已經在腦海中無數次模擬了使用這些物品的過程。

「這條皮帶牢牢地綁住受刑者的右腳踝和右手腕，另一條皮帶則以同樣的方式綁住他們的左腳踝和左手腕。當這一切被繫上後，受刑者的身體被強行固定在一個M形的雙腿張開的姿勢。臀部和肛門完全暴露，毫無遮蔽。無論他們多麼羞愧，多麼，都絕對無法逃脫。」

白夢似乎無法抑制自己的興奮之情，他激動地說道，並伴隨著手勢和肢體語言。

光是想像海姆美麗的身體被束縛完全暴露出來，她的生殖器和臀部以一種可怕的狀態凸了出來，就讓他脊背發涼。

「我明白了……你把右邊連到右邊，左邊連到左邊，這樣臀部就完全露出來了。”

海姆靜靜地抿了一口茶，微微點頭，似乎明白了什麼。

他臉上沒有絲毫恐懼或羞愧；他似乎正在冷靜地思考著白郎的解釋。

「沒錯。最重要的是如何準備這支200毫升的玻璃灌腸注射器和500毫升的甘油溶液。既然這是你第一次嘗試，用市面上買的普通灌腸劑豈不是太可惜了？我想用這支200毫升、濃度30%的精製灌腸液，讓你的『絕倫初體驗』變得精彩。

Shirom繼續熱情洋溢地解釋他理想中的完美混合物。

這是他閱讀了無數可疑書籍後得出的終極灌腸理論。

「30%的濃度當然比市售的50%濃度的無花果灌腸劑要弱一些……但是，如果灌腸總量達到200毫升，那麼進入體內的純甘油總量就達到了60毫升。我在一本書裡讀到，正是這恰到好處的30%濃度，才能避免過度刺激腸壁，從而防止胃痛。

白夢一口氣說完他的想法，然後，彷彿被自己絕妙的計劃沖昏了頭腦，又咕咚咕咚地喝光了茶。

我那調皮的姊姊海姆，並沒有感到任何胃痛，只是因為無法忍受的排便衝動而畏縮了一下，然後在我面前拉了一大塊屎。

堅信自己能夠獲得如此夢幻般的結局，這讓白郎更加瘋狂。

“嗯……你沒肚子疼，但卻非常想上廁所。看來你學習很努力啊。”

海姆把杯子放在桌上，用讚賞的語氣輕聲說。

白郎完全沒有意識到，在那雙眼睛的深處，一絲不祥的光芒正在悄然閃爍。

“當然。這是基本的禮貌。既然這件事已經定下來了，我們就開始準備工作吧……”

希羅姆站起身，開始準備灌腸液。

然而，就在那一刻，我的視線突然變得扭曲變形。

“……嗯？”

不知為何，我總覺得自己快要失去意識了。

我突然感到頭昏沉沉，思緒一片混亂，彷彿腦中灌滿了鉛。

一陣突如其來的疲憊感從我的身體深處襲來，我的意識開始變得模糊，甚至連保持驕傲、禮貌的語氣都變得困難。

“希羅姆？你沒事吧？”

海姆的聲音聽起來遙遠而低沉，彷彿是從深水底部傳來的。

「嗯……不知怎麼的……我的頭突然感覺……」

希羅姆試著把手放在桌上，但他失去平衡感的手臂在空中揮舞，上半身癱倒在鋪著地毯的地板上。

海姆給我泡的茶真好喝。

白郎日漸遲鈍的大腦始終無法理解那甜美香氣背後隱藏的秘密。

隨著視線迅速陷入黑暗，希羅姆最後看到的是海姆冰冷的眼睛，正俯視著他。

無力抵抗，白郎的意識徹底墜入了黑暗的深淵。

【第八階段】顛倒的惡夢

白郎做了一個很溫暖的夢。

這些是童年記憶的碎片，那時我還很小，世界也更簡單。

黃昏時分，我和海姆並肩坐在公園的沙坑里，用沾滿泥巴的手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沙堡。

夕陽的餘暉將世界染成一片橘色。

海姆站在他旁邊，用和之前一樣平靜的眼神凝視著希羅姆，用他的小手輕輕地拂去希羅姆身上的泥土。

沒有什麼好害怕的；那段時間裡，只有純粹的滿足感縈繞心頭。

沉浸在溫暖舒適的氛圍中，希羅姆希望自己能永遠停留在那幸福美夢的餘暉裡。

然而，那寧靜的夜晚景象卻逐漸開始崩塌，彷彿腳下的裂縫正在裂開。

原本溫暖的空氣迅速失去了熱量，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奇怪的寒意和刺痛不安的感覺，這股感覺逐漸浮現在白郎的意識表面。

夢境與現實的界線變得模糊，現實感從深度睡眠中慢慢浮現。

在即將完全醒來之前，在朦朧的黑暗中，白郎開始完全透過觸覺感知到自己身體所處的異常狀況。

我首先註意到的是床單貼在背上的柔軟觸感。

布料的柔軟觸感很熟悉，就像躺在自己房間的蒲團上一樣。

但是，我躺在上面，感覺非常不安全。

他上半身赤裸，下半身的褲子也被脫掉，只剩下一條薄薄的內褲，房間裡的空氣彷彿直接接觸到他的皮膚，生動地傳達出一種令人不安的解放感。

最奇怪的是，我的四肢竟然完全喪失了活動能力。

當白郎試圖移動手臂做點什麼時，一股堅硬冰冷的感覺彷彿刺入了他的手腕，強烈地阻止了他動彈。

那是皮帶緊緊地連結著我的右手腕和右腳踝的感覺。

此外，他的左手腕和左腳踝也被綁在了同樣牢固的東西上。

如果你試著伸展雙臂，你的腿就會被拉住；如果你試著伸展雙腿，你的手臂就會被固定住。

由於床墊的結構，白郎的身體完全固定在被褥上，處於毫無防備的狀態，雙腿大張——也就是說，被迫呈 M 形張開——這是違背他意願的。

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我的思緒依然非常遲鈍，彷彿被迷霧籠罩。

為什麼我被綁在這麼尷尬的衣服裡，只穿著內褲？

剛才和海姆一起開心喝茶的情景，現在就像散落的拼圖碎片一樣，在我腦海中不斷浮現。

白夢緩緩地、猶豫地睜開了沉重如鉛的眼皮，同時責備自己出現抗拒跡象的身體。

首先，一道微弱的光線透過略微睜開的視野照射進來。

隨著投影到螢幕上，我房間熟悉的屋頂逐漸變得清晰起來。

然後，擋住了視線，一個身影的影子從上方俯視著你，出現在扭曲的世界的中心。

“早安，白武。”

從上方傳來的聲音是我姊姊的聲音，一如既往，單調而低沉。

聽到那句問候語的那一刻，一股電流瞬間流過白郎的大腦，他所有的記憶和感覺都融為一體。

我現在被迫穿的是什麼衣服？

他的雙手雙腳被綁在一起，右對右，左對左，臀部以如此悲慘的姿勢向外突出，這是用什麼裝置把他弄成這樣的姿勢？

正是這件束縛裝置，迫使海姆雙腿呈 M 字形張開。海姆興高采烈地把它從壁櫥裡拿出來，還煞有介事地向他解釋了它

的運作原理。

白夢瞬間完全清醒過來，恐懼和羞辱的衝擊讓他全身的血液重新湧上來，他呆立在原地，只有雙眼睜得大大的。

【第九階段】簡報觀察與殘酷現實

白夢的呼吸變得急促起來，他劇烈地扭動著身體，拼命地喊叫著，試圖否認眼前所見。

“這……這是什麼意思？！你要對我做什麼？！”

然而，海姆對希羅姆絕望的質問置若罔聞，只是冷冷地看著他，彷彿在凝視路邊的一塊石頭。

「哇…Shirom 還穿內褲？」

她不顧白郎的尷尬，用平靜但近乎無比惱火的語氣嘟囔著。

「啊……！那、那是因為……它功能齊全，而且搬進去很方便！它又不是幼稚什麼的……！”

希羅姆的臉漲得通紅，他慌亂地連珠炮似地編造了一連串藉口。

光是想到我心愛的、破舊的內褲正遭受海姆冷酷無情的目光審視，就足以讓我羞愧得大腦一片空白。

“唔...？”

即使聽了白郎可憐兮兮的解釋，海姆也只是不屑地笑著點了點頭。

“雖然它很小，但它正在搭起一個帳篷……”

“...世界衛生大會...？！？！？！？！？”

你指出來我才意識到這一點。

白郎勃起了。他那小小的陰莖直直地指向內褲裡。

“這就是你們所謂的晨勃嗎...？”

這是健康男孩在睡眠期間陰莖勃起的自然生理現象，與性刺激或夢境無關。

“這、這是每個人睡覺都會遇到的情況，不只是我……！”

「是啊。我看到白郎睡覺的時候，他內褲裡的凸起突然繃緊了，我還錄了下來。」

“你這變態妹妹，你在想什麼？竟然在錄影！！”

希羅姆羞愧得滿臉通紅，他拼命地揮舞著被束縛住的四肢，大聲地反駁著。

“沒什麼特別的。只是為了記錄我們玩醫生病人角色扮演遊戲的過程，以及保存白郎可憐的晨勃證據。”

海姆依然用他慣常的單調低沉的聲音說話，冷冷地盯著希羅姆的胯部。

被迫擺出M字形雙腿張開的姿勢，讓Shirom的身體處於脆弱狀態。

透過緊繃的內褲布料，臀部的柔和輪廓和中間尷尬的凸起深深地印在了海姆的眼前。

“呵呵，你仔細看……它已經泛黃了。而且聞起來有點像尿騷味，希羅姆。”

海姆故意誇張地用鼻子嗅了嗅空氣，並用一種冷酷無情的語氣雪上加霜。

白夢感到羞愧難當，心都快要爆炸了。

發現自己一直保持乾淨的內褲上藏著污漬，讓他覺得自己的自尊心像泥巴一樣被玷污了。

但羞辱並未就此結束。

“哦，這裡還有一條棕色的痕跡。那是……你們說的‘糞便痕跡’嗎？”

海姆不屑地用指尖指著內褲布料上滲出的舊污漬。

白郎感到全身的血液都流走了，然後一股灼熱感襲來。

我最微不足道的缺點，也是我最想隱藏的缺點，就是被我姐姐徹底踩在腳下，而她卻像個絕對的霸主，而且還是在我最不想讓她看到的角度。

羞恥、自厭以及對姊姊強烈的自卑感交織在一起，讓Shirom眼中湧出了難以忍受的屈辱淚水。

「停……別看……！」

他用沙啞的聲音哀求，但海姆只是加深了他冰冷的笑容。

「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什麼？！我現在要給海姆灌腸……我要往海姆的屁股裡灌很多甘油……」

希羅姆仍然感到困惑，他緊緊抓住他，試圖重新確認自己最初的目標。

然而，海姆冷酷無情地打斷了他，說了句刻薄的話。

“……你是不是誤會什麼了？”

“圖片…？”

白郎的思緒戛然而止。

“你……你什麼意思，海姆？我們之前可沒說好這樣的。”

恐懼讓白夢的視線開始模糊。

海姆凝視著希羅姆緊繃的臉龐，用冰冷、毫無感情的聲音說道，粉碎了哥哥的幻想。

「誰說Shirom要灌腸了？…我只是說，『你想和我一起試試灌腸遊戲嗎？』我的意思是，我現在就要用那些工具給Shirom灌腸。”

當希羅姆理解了海姆的話的含義時，一股寒意順著他的脊背傳來。

我姐姐利用我的計畫來對付我，試圖操縱我，把我當成小白鼠。

他那冷酷而精於算計的笑容說明了一切：他很久以前就看穿了白郎的誤會。

【第十階段】逆轉的不公與迫在眉睫的恐怖

海姆口中冷酷無情地宣布要灌腸，這完全超出了白郎大腦的處理能力。

我將成為小白鼠，接受灌腸的人。

當白郎試圖理解這個事實時，他的思緒陷入了極度困惑和極度焦慮的混亂之中。

“嗯……？呃，等等！你在說什麼，海姆！”

希羅姆的手腳被束縛著，像一條被網住的魚一樣絕望地扭動著身體，像瘋子一樣尖叫。

由於他的右手腕和腳踝，以及左手腕和腳踝都被緊緊地綁著，他越是掙扎，他那隻被薄薄的內褲包裹著的臀部和肛門就越是以一種巨大而可怕的方式凸顯在海姆的眼前。

眼前的恥辱和不公義讓白郎心跳加速，冷汗像瀑布一樣從他全身湧出。

首先，根據 Shirom 的先入之見，灌腸遊戲毫無例外地是「男人對女孩做的事」。

事實上，無論是他精心藏在衣櫃深處的眾多“不雅書籍”，還是他藏在電腦後面的淫穢遊戲世界，總是那些可愛美麗的女孩被強行束縛，肛門被插入器械，被迫哭喊和排便。

在此之前，白郎從未想過自己，一個男孩，竟然會成為被攻擊的一方，成為弱勢一方。

“為什麼……為什麼我要經歷這種事？！太荒謬了！”

為了不讓自己的自尊心崩潰，希羅姆淚眼婆娑地怒視著海姆，強忍著怒氣，用他慣有的禮貌語氣激烈地抗議著。

面對這種屈辱的 M 形雙腿張開姿勢，他作為男人的驕傲以及他一直對妹妹保持的優越感，現在幾乎要被擊得粉碎。

讓我能夠征服女孩並讓她們從屁股裡排便的夢寐以求的工具，結果卻變成了一場噩夢，它變成了一種武器，讓我把自己綁起來，侵犯自己的肛門。

“這沒什麼奇怪的……畢竟，希羅姆自己也說過，不是嗎？‘為了這部意義重大的首演劇目，我想用200毫升濃度為30%的絕佳配方來呈現它。’”

海姆冷冷地看著白夢驚恐的神情，一如既往地保持著他低調的姿態，平靜地撿起了掉在地上的巨大玻璃灌腸器。

她纖細美麗的指尖觸碰到了簡陋醫療器械冰冷的玻璃管。

她的表情既沒有憤怒也沒有興奮，只有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好奇，一種即將開始的未知實驗帶來的隱隱刺痛。

「那句話是說給海姆聽的，不是說你要奪走我的灌腸初體驗……！住手，別碰我！”

白夢的臉因恐懼而扭曲，他拼命地想要合攏雙腿，但結實的皮革束縛帶發出嘎吱聲，勒進他的肉裡，迫使他擺出更加屈辱的 M 形姿勢。

他的臀部圓潤飽滿，透過內褲的縫隙完全暴露出來，面對著海姆手中的玻璃灌腸注射器的尖端，因恐懼而微微抽搐顫抖。

[第11階段]閃爍的Kancho

白夢眼含淚水，劇烈地左右搖晃著腦袋，扭動著腰，彷彿在睡夢中想要翻身，並且不停地掙扎。

然而，在M字形雙腿張開的姿勢下，她的手腕和腳踝被緊緊地綁在同一側，無論她如何掙扎，她的臀部都只能無力地在蒲團上彈跳，她永遠無法逃脫關鍵的束縛。

「別亂動，希羅姆。這樣很危險……你再這樣亂動，那套玻璃灌腸器就會掉到地上摔碎。”

海姆輕輕搖晃著手中的大型玻璃灌腸器，就像在玩弄一個危險的玩具，並用他慣常的冷漠、單調、低沉的聲音訓斥了希羅姆。

他的目光緩緩從弟弟因恐懼而扭曲的臉上移開。

「對了，希羅姆。我趁你睡覺的時候脫掉了你的衣服，但你知道為什麼我給你留下了這條內褲嗎？”

海姆目不轉睛地盯著那條泛黃破舊的三角褲，它緊緊地包裹著希羅姆圓潤的臀部，然後問道。

“啊……？為、為什麼……？”

新一輪的困惑和不祥的預感開始悄悄侵入白郎的腦海。

或許他是故意露出自己那件令人尷尬的內褲，以徹底摧毀自己的自尊心。

“想想看，如果白郎對醫病博弈研究透徹，他應該馬上就能明白。”

海姆微微歪著頭，停頓了一下，似乎在給自己一些時間思考。

“這是……你作為姐姐表達關心的方式，為了防止我感冒嗎…？”

白夢抱著一絲希望，用禮貌的語氣談論著最無害的可能性。

然而，海姆的反應卻很冷淡。

“錯誤的”

只需一句簡短的、一個字的評論就能將其駁回。

“所以，是可以把它當做墊子，然後再穿尿布的嗎…？”

希羅姆回答時，臉漲得更紅了，他預感到接下來會發生更尷尬的事。

“那也是錯的。”

海姆的眼中閃過一絲陰暗、近乎不祥的光芒，彷彿他很享受哥哥那些離題的回答。

“我不明白！海姆，別這麼兇，給我解釋解釋！”

再也無法忍受屈辱的考核，希羅姆大叫起來，他身上的皮質束縛帶發出刺耳的嘎吱聲。

“你不知道答案嗎？”

海姆悄悄地把手中的玻璃灌腸注射器放在附近的桌子上。

“要我教你嗎？”

海姆低聲說完這句話後，立刻將雙手合十放在胸前，食指和中指緊緊併攏，擺出一個詭異的姿勢，就像忍者結印一樣。

那是日本小孩每天都會用來惡作劇的可怕手勢。

“內褲勒住了！！”

就在海姆發出尖銳叫喊的同時，她雙手的指尖在空中精準地揮出一擊。

砰！

“啊？！？！”

一聲無聲的尖叫從白郎的喉嚨深處擠出來。

起初，白郎的大腦一時無法理解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但下一刻，一股巨大的感覺，彷彿地球本身撞到了他的臀部中心，貫穿了白郎的整個身體。

一股劇烈的震動從我的臀部深處傳來，彷彿內部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爆炸，這種感覺震得我頭骨都顫抖起來。

我的眼前一片空白，一股強烈的衝擊感，就像閃爍的星星從我的雙眼中飛出，直接衝擊著我的腦袋。

餘震持續不斷，刺穿了我的臀部皮膚，發出沉重的砰砰聲，彷彿有人直接把我打到了腹部最深處，也就是直腸壁上。

那不是像割傷或擦傷那樣劇烈的「疼痛」。

這簡直是我一生中臀部遭受過的最猛烈、最具破壞性的打擊。

隨著時間感的拉長，白郎的腦袋逐漸開始理解他的屁股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海姆用他那條磨損的內褲布料作媒介，用他那兩根結實、併攏的手指無情地刺入了他毫無防備的肛門。

我的臀部肌肉被拉伸到極限，發出吱吱作響的聲音，肛門周圍區域遭受強烈的壓力。

直到那時，白郎才終於完全明白，他被海姆用手指戳了肛門，遭受了「kancho」（一種惡作劇）。

“啊，哈……啊……！我，我灌腸了……！？”

希羅姆發出了一聲充滿羞辱和震驚的呻吟。

他從半昏迷狀態中醒來，雙腿呈 M 形張開，毫無防備，這突如其來的灌腸感以數倍於正常破壞力的衝擊力擊中了他的肛門。

由於他放鬆了警惕，原本放鬆無力的肛門黏膜被海姆的手指連同他的內褲一起強行向內推，他顫抖著，感受到了一種他從未體驗過的強烈感覺。

僅僅是遭受了「kancho」（一種惡作劇，指戳別人的肛門）這一事實，就徹底摧毀了Shirom作為男人的尊嚴。

灌腸的強烈後遺症仍然在我的肛門周圍蔓延，一股灼熱感揮之不去。

「希羅姆，你雖然是個男孩，但這是你第一次灌腸嗎？在用化學溶液真正灌腸奪走你的童貞之前，我想先用手指幫你破處……我的灌腸效果很好，不是嗎？”

海姆緩緩抽出他深深插入希羅姆肛門的指尖，發出了一聲水汪汪的聲音。

然後，他低頭看著弟弟的臉，弟弟正在抽泣，已經忘了呼吸，他臉上露出一種平靜但又略帶滿意的表情。

“現在你知道之前那個問題的答案了吧？”

海姆盯著自己的指尖，平靜地解釋著原因，彷彿在揭露一個秘密。

「把手指伸進裸露的肛門裡可不是‘kancho’，那隻是手指插入肛門而已。‘kancho’是這樣的，隔著衣服用力頂進去。所以那些破舊的內褲布料才會出乎意料地、有力地勒進肛門，產生一種強烈的、不是疼痛而是難以言喻的感覺。看吧，我早就跟你說了，Shirom？」

海姆的解釋對白郎來說是莫大的心理折磨。

海姆完美地利用我穿的那條內褲作為武器，最有效地侵犯了我的肛門。

受到灌腸帶來的衝擊和揮之不去的強烈感覺的折磨，Shirom 只能絕望地癱倒在地，雙腿張開，大口喘著氣。

【第十二階段】灌腸的餘音刻印在肛門上

海姆雖然是他的妹妹，但卻是個真正的女孩，她竟然還給了他一個「內褲上提」的舉動，這讓希羅姆的精神徹底崩潰。

根據 Shirom 先前的理解，他一直認為「kancho」（一種戳別人肛門的惡作劇）是男孩們在學校走廊或泥濘的操場上為了互相爭吵而做的惡作劇。

被我美麗的雙胞胎妹妹，擁有如此完美的五官，以如此完美、出乎意料的方式那樣對待，讓我感到無比羞辱和難堪，我感覺自己快要瘋了。

海姆猛烈地插入希羅姆的肛門，他那條破舊內褲的薄薄布料無情地、用力地深深嵌入希羅姆的臀縫裡，直達他肛門嬌嫩的粘膜。

肛門被異物撐開的那種原始而令人不安的感覺讓Shirom淚流滿面，他只能大口喘氣。

“哦，你的內褲卡在裡面了。我幫你拿出來吧。”

海姆依然用他一貫冷漠、低沉的聲音說話，再次伸出他修長的指尖，去夠希羅姆毫無防備的臀部。

然後，他用指尖抓住卡在肛門深處的內褲邊緣，向上滑動，把它扯了下來。

隨著布料從黏膜上剝離時發出輕微的吱吱聲，一股強烈的、刺痛的感覺席捲了 Shirom 的肛門周圍，這是 Shirom 以前從未體驗過的。

被拖曳的摩擦感和皮膚突然暴露在空氣中的感覺混合在一起，產生了一種極其頹廢的快感，以至於白郎的身體劇烈地抽搐起來。

「啊……！？求求你，海姆，停下來……」

希羅姆發出淒厲的哭喊，他被自己體內發生的變化嚇壞了。

不可思議的是，肛門被刺傷的時間越長，那種強烈的灼熱感就越緩慢地蔓延到他的臀部深處，將白夢頑固的心融化成一種甜蜜的、融化的感覺。

這在意料之中。

左右四肢用皮帶緊緊綁在一起，使人被迫擺出 M 形雙腿張開的姿勢，肛門完全暴露，沒有任何遮掩——這是進行kancho（一種將手指插入某人肛門的惡作劇）的完美姿勢。

他唯一的防身之物是一條薄薄的內褲，實在是不夠用。

然後，突襲發生在了最恰當的時機——就在他從昏迷中醒來之後。

這些有利條件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海姆指尖的觸感給希羅姆尚未發育成熟的肛門經典留下了難以承受的、令人神魂顛倒的快感印記。

他的肛門開始不由自主地抽搐和痙攣，同時，他藏在內褲前面的小陰莖也慢慢地開始發熱變硬，幾乎要勃起了。

為什麼我僅僅遭受如此屈辱的折磨，我的生殖器卻會有如此羞恥的反應？

希羅姆無法抑制內心的焦慮和絕望，因為他的身體背叛了他。

「啊……果然不出我所料……緊貼臀部的那部分內褲已經泛起了淡淡的褐色……」

海姆目不轉睛地盯著他掏出的布上的污漬，然後把它直接懟到白郎面前，冷靜地用這個事實激怒他。

“什麼……！啊，呃，你們太吵了！我不是告訴過你們不要看嗎！”

白夢的臉漲得通紅，一直紅到耳朵後面，他拼命搖頭，想要移開視線。

然而，海姆無情的言語霸凌遠不止於此。

「這絕對有股屎味兒。太臭了，Shirom。」

海姆將手指從內褲布料中抽出，然後毫不猶豫地將剛才一直戳著希羅姆肛門的雙手指尖湊到鼻子前，開始嗅聞。

“這條褲子聞起來不像男生的褲子，完全是屎味兒。希羅姆，你是不是便秘了？”

當他的雙胞胎妹妹直接指出糞便的氣味是從她自己的肛門轉移過來的，白郎的尊嚴徹底蕩然無存。

最屈辱的事：在完美、酷炫、瞧不起我的海姆面前，我的尿騷味內褲上沾著糞便，甚至連手指上都殘留著糞便的氣味。

被綁住的白郎只能止不住地顫抖，淚水從他紅通通的臉上流淌下來，他害怕即將開始的灌腸遊戲。

[階段 13] 用剪刀剪開內褲，肛門露出來。

灌腸劑在臀部深處留下的持久而強烈的感覺，再加上糞便的氣味從指尖轉移到別人身上的極致羞辱，讓Shirom的精神完全崩潰了。

然而，海姆冷酷無情的控制絲毫沒有放鬆的跡象。

“那麼……以後就不會再有隔著衣服偷偷摸摸戳肛門的尷尬場面了，所以這些內褲也用不著了。”

海姆從附近書桌的抽屜裡拿出一把特別大、看起來很鋒利的工藝剪刀，然後回到床邊，發出了一聲清脆的金屬咔噠聲。

“你……你打算做什麼，海姆！你手裡的剪刀要指向哪裡？！”

白夢驚恐地睜大了眼睛，拼命掙扎著被束縛住的四肢，但每次掙扎，皮帶都更加用力地勒進他的肉裡。

「嗯……白郎自己弄來的這個束縛裝置很棒，因為它能牢牢地把他的右腿固定到右邊，左腿固定到左邊，迫使他雙腿呈M字形張開。正因為如此，他的臀部完全張開的時候，根本不可能正常地把他的內褲拉下來脫掉……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像這樣用剪刀剪開。」

海姆保持著他那冰冷、單調、低沉的聲音，毫不猶豫地將冰冷的剪刀尖插入了希羅姆緊繃的內褲側面的縫隙中。

硬布料剪開時發出的怪異聲音——咔嚓，咔嚓——不停地傳入Shirom的耳中。

「住手…求你了，我跟你說，你真的不能再往前走了…！」

海姆不顧希羅姆的懇求，用剪刀乾淨利落地剪斷了他腰部兩側的布料，最後將他兩腿之間的布料剪成了兩半。

那塊布軟綿綿地掉落在地上，發出沙沙的聲響。

最後，遮蔽著白郎的最後一道屏障也完全消失了，他最無恥的部位突然暴露在房間的冷空氣中。

“哇……即使在灌腸後，即使有人指出他糞便的氣味，白夢的陰莖仍然堅挺有力。”

海姆把剪刀放在桌上，然後冷酷無情的目光直直地落在白郎暴露在外、毫無防備的胯部。

在那裡，羞愧和恐懼讓他顫抖，但第一次體驗到的強烈肛門刺激又讓他完全興奮起來，Shirom 的小生殖器向上指著，堅硬如石，可憐地跳動著。

「不，不是這樣的！這不是我的意願……我的身體……它自己就這麼做了！別看我，別用那種粗魯的眼神盯著我……！”

白夢的臉漲得通紅，彷彿要燒起來一樣，他眼裡噙著淚水，一邊用力搖頭，一邊禮貌地喊出一個藉口。

然而，海姆的興趣遠不止於她的小小生殖器，而是在她最隱密、最深處。

「生殖器固然不錯，但真正好玩的絕對是肛門。太神奇了……因為之前灌腸的緣故，她的肛門現在還在抽搐痙攣。”

海姆用指尖輕輕分開希羅姆的臀部，開始仔細觀察裸露的、嬌嫩的肛門，就像在觀察科學實驗動物一樣。

“啊，不……！別碰我……別那樣盯著我的屁股看……！”

希羅姆因肛門傳來的刺痛感而痛苦地扭動著身體，試圖抬起臀部，但被束縛的四肢卻讓他更加清楚地將肛門暴露在海姆的眼前。

「而且，由於之前灌腸的刺激，很明顯你屁股深處的糞便都流到最底部了。白夢的肛門已經變成了一個鬆弛的、愚蠢的洞。在這種狀態下，它根本無法承受200毫升甘油液的注入。”

海姆那句無情的話在白郎心中種下了致命的恐懼。

「那……那都是謊話，我能忍受！所以請不要再準備那場可怕的醫療戲了……！”

希羅姆拼命裝出一副勇敢的樣子，但海姆只是冷冷地俯視著他，說：「嗯…？」然後又拿起巨大的玻璃灌腸注射器，準備進行下一個更嚴重的程序。

【第14階段】複方處方與直腸尖端

海姆無情地檢查了希羅姆最隱密、最深處的部位——肛門，然後轉過身去，繼續擺放在書桌上的工具，彷彿平靜地進行著他的日常工作。

她拿出準備好的洗臉盆，傾斜著希羅姆從衣櫥裡拿出的500毫升商用裝甘油溶液瓶。

將一種無色透明、質地詭異黏稠的液體精確地量取 60 毫升，倒入洗臉盆中。

接下來，他毫不猶豫地加入了事先準備好的 140 毫升自來水。

正如Shirom所說，總共是200毫升。我們有一種濃度為30%的特殊甘油灌腸液。

海姆用玻璃棒攪拌盆裡的液體，發出單調的嘎嘎聲，確保液體完全均勻。

當白夢眼睜睜地看著那可怕的灌腸液——用來侵犯他的——在他眼前被冷冰冰地混合時，他嚇得牙齒都打顫了。

「不，求你了，海姆！把那麼多灌腸液灌進我身體裡簡直太瘋狂了！那是毒藥！」

“他沒瘋。白郎本人也堅稱，這種濃度的灌腸液是完美的配方，能最大程度地減少胃痛，讓他只感受到強烈的排便衝動。”

海姆面無表情地拿起一個又大又笨重的 200 毫升玻璃灌腸注射器。

然後，他將注射器的尖端浸入盆中 30% 的灌腸液中，隨著一聲沉重的嘶嘶聲，他向後拉動注射器，一次性將 200 毫升灌腸液全部吸入玻璃管中。

一個重量不輕的玻璃灌腸器，裡面裝滿了透明的灌腸液。

海姆用指尖將潤滑劑大量塗抹在冰冷的玻璃噴嘴尖端，使其呈現出一種黏糊糊的、令人作嘔的光澤。

“好了，希羅姆。讓我們開始真正的醫生和病人遊戲吧。我要把這些甘油溶液全部灌進你的肛門，給你來一次終生難忘的灌腸。”

海姆雙手緊緊握住玻璃灌腸注射器，慢慢跪了下來，靠近希羅姆的臀部之間。希羅姆被迫呈 M 形雙腿張開的姿勢，臀部完全暴露在外，十分脆弱。

然後，他冷冷地將浸透了乳液的玻璃灌腸注射器的噴嘴精準地按在了希羅姆因恐懼而抽搐痙攣的肛門中心。

“啊……！？”

冰冷的噴嘴觸碰到他肛門黏膜的那一刻，白夢感到一陣強烈的寒意順著脊背傳來，不由得發出了一聲尖叫。

灌腸器尚未插入。

灌腸器隨時準備插入白郎的肛門，液體注入後，白郎的腸道充滿了強烈的排便衝動，強迫完成了灌腸。海姆停止了動作，低頭看著白郎淚眼婆娑的臉。

「……嘿，求求你，我什麼都行，就是別那樣……！我只是從書上了解過灌腸，我從來沒真正灌過！如果你把那麼粗的玻璃灌腸針頭插進我身體裡，我……！我……”

我是男孩，卻要接受灌腸…

白夢坦誠地流露出自己的經驗不足和恐懼，一邊保持禮貌的語氣，一邊懇求原諒。

我現在即將親身體驗到我一直以來在書籍和遊戲中看到女孩被灌腸並發出恐懼哭喊時所感受到的那種恐怖。

「你懂一些，但這可是你第一次真正灌腸。嗯…？那麼，你現在感覺如何？就在這根粗玻璃管即將插入你肛門深處，給你灌入200毫升液體之前，你感覺如何？”

海姆繼續用低沉、殘忍的聲音辱罵希羅姆，似乎在折磨他，加劇他的焦慮和恐懼。

「這太糟糕了……！我好尷尬，好害怕，感覺自己快要死了……！」

「沒人會因為尷尬而死……它只會讓你一直想拉屎，直到拉不出來為止。嘿，希羅姆。如果你不想讓這個噴嘴再往裡插，不想現在就接受灌腸……”

海姆凝視著希羅姆的臉，說出了一個既極其殘酷又充滿誘惑的提議。

“試著用可愛的聲音問我：’姐姐，請給我灌腸。’如果你能說得好聽，我或許會考慮是否真的給你灌腸。”

“什麼…！？”

面對如此令人羞辱的要求，Shirom 啞口無言。

他們想讓我稱呼總是瞧不起我的姐姐為“大姐姐”，而且，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還要我懇求她“請給我灌腸”。

我絕不可能說出如此屈辱的話，即使我的嘴裂開了也不可能。

“你不能說出口？那好，我就毫不留情地給你灌腸。”

海姆冷冷地宣布，然後慢慢地將自己的體重壓在抵著肛門的玻璃灌腸器的噴嘴上，直接把它推進去。

擠壓！

“啊！？”

肉體被強行拉伸時發出的濕漉漉的、令人作嘔的聲音，在安靜的房間裡清晰地迴盪。

在潤滑液的作用下，粗玻璃灌腸注射器的尖端噴嘴順暢而順利地滑入白夢毫無防備的肛門深處，沒有任何阻力，但同時也伴隨著強烈的異物感。

【第十五階段】懇求投降與冷酷無情的分離

隨著濕潤的肉體摩擦的噗噗聲，浸透了乳液的玻璃灌腸器粗大的噴嘴更深地插入了白夢毫無防備的肛門。

那不是刀割般的劇痛，而是一種他從未體驗過的未知而沉重的感覺，無情地拉伸著白郎未成熟肛門的粘膜，並從內部猛烈地壓迫著他的直腸壁。

無需再將噴嘴推進去了。

海姆纖細的指尖緊緊握著玻璃灌腸器末端的注射器，如果她施加哪怕最輕微的壓力，200毫升冰冷的甘油灌腸液就會瞬間湧入希羅姆的體內。

根據他在書中讀到的內容，Shirom 完全了解如果將甘油灌腸液注入直腸會發生什麼情況。

這種無色透明的化學物質一旦進入人體，就會強烈刺激直腸黏膜，引發強烈的排便衝動，完全違背人的意願。

200毫升絕不是一個能讓你的胃產生完全飽脹感的液體量。

然而，那令人驚豔的 30% 濃度的甘油所引起的強烈反應，足以瘋狂地喚醒 Shirom 體內積聚的糞便，瞬間將他推入必然會漏便的地獄。

灌腸意味著在海姆面前徹底失敗，弄髒了自己。

最糟糕的情況在白郎的腦海中閃過，他覺得自己快要被恐懼和焦慮逼瘋了。

「怎麼了，希羅姆？你嚇壞了，屁股都夾緊了……我都能感覺到你的肛門在顫抖，一直到我拿著玻璃灌腸注射器的手。”

海姆的手指仍然放在註射器上，他冷冷地看著希羅姆，絲毫沒有失去他那低調的姿態。

「嘿，我再問你一遍。如果你不想現在就接受這強力灌腸，最後拉褲子在我腿上……你知道該怎麼說，對吧？”

海姆用一種如同訓練一隻表現不佳的老鼠般毫無感情的聲音，再次要求說出同樣羞辱性的話語。

「用可愛的聲音說：『姐姐，請給我灌腸。』如果你能說得好聽，我或許現在就放過你，不讓你灌腸。”

聽到這些話的那一刻，白郎心中殘存的最後一點男性自尊心也燃起了熊熊的反抗之火。

“我、我永遠不會說那樣的話……！我絕對不會說那麼丟臉的話！我絕不屈服……！”

希羅姆眼含淚水，狠狠地瞪著海姆，咬著顫抖的嘴唇，用禮貌的語氣喊道，聲音裡充滿了絕望的拒絕。

他稱呼一直瞧不起他、自己也一直想懲罰的雙胞胎妹妹為“姐姐”，甚至還要求她“給我灌腸”，這標誌著他作為男人和弟弟的生命就此終結。

我永遠不會告訴任何人，我一定會堅持下去——白郎一邊這樣告訴自己，一邊拼命地收緊肛門。

然而，海姆只是輕蔑地嘲笑了希羅姆的固執態度。

“嗯……？那不用多說了，我現在就給你灌腸。”

海姆纖細的指尖開始毫不猶豫地用力推動玻璃灌腸裝置的注射器。

活塞移動，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清澈的甘油灌腸液的尖端從玻璃管內緩慢而平穩地進入席隆的肛門深處。

“哈……！？！？！”

僅僅幾滴液體接觸到黏膜，就讓白郎的直腸感到一陣冰冷、不安的熱流，一股沉重、搏動的感覺深深地紮進了他的胃裡，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這是灌腸。

這是我第一次灌腸。

這一定會發生。

如果我讓他們這樣強行推進，一切都會瞬間結束，我會變成一個全身沾滿糞便的奴隸。

恐懼將他逼到了極限，徹底摧毀了白郎的理智，他拋棄了所有的驕傲和尊嚴，像瘋子一樣尖叫。

「好、好！我會告訴他們的！我會告訴他們的，所以海姆，求你住手……！！”

“所以，快點告訴我？我的手指已經停不下來了。”

海姆繼續輕輕地向前推進注射器，不遺餘力地逼近倒數結束。

“哦，姐姐……！求求你給我灌腸……！！”

希羅姆的臉扭曲成一副凌亂不堪的模樣，淚水和口水順著臉頰流淌下來，他用可愛的聲音擠出了此生最羞恥、最無恥的懇求，最終，最終徹底投降了。

房間裡空蕩蕩地迴盪著弟弟乞求姐姐給他灌腸的極其墮落的話語。

希羅姆仍然被迫保持著 M 字形的雙腿張開姿勢，他喘著粗氣，用懇求的眼神望著海姆，希望這或許能讓他避免被注射這種最糟糕的情況。

然而，從海姆嘴裡吐出的卻是一抹令人不寒而慄的微笑，無情地粉碎了白郎微弱的希望。

「……是的。你說得對。白夢用那麼可愛的聲音，發自內心地求我‘請給我灌腸’……姐姐，你沒有理由拒絕吧？”

“呃……？啊，啊，啊啊啊……？！”

就在 Shirom 絕望地睜大眼睛的那一刻，Heim 的手用力地將玻璃灌腸器的注射器完全插入了他的體內。

咕嚕咕嚕！ ！ ！ ！

足足 200 毫升高濃度甘油灌腸液以巨大的力量從 Shirom 的肛門湧入他的直腸。

如字面意思所示，Shirom 的「請求」正式拉開了注定失敗的灌腸遊戲的序幕。

試用版到此結束。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很高興你也能閱讀完整版。